

洗 澡



行 發 店 書 明 開 海 上



118
1-4
上海雜誌公司



\$ 0.40

上海舊書店
冊
售價 0.50

洗 澡

著 拉 左
譯 村 霞 徐

海 上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十月再版

洗 澡

實價三角五分

著 者 左 拉
譯 者 徐 霞 村
發行者 開明書店
印刷者 美成印刷所

■文學週報社叢書■

發行所 開明書店

上海望平街

Emile Zola

Nouveaux Contes à Ninon

目 錄

洗澡	一
楊梅	一七
大米修	二三
禁食	三三
侯爵夫人的肩膀	四三
我的鄰人雅各	四九
貓的樂園	五七

麗麗	六七
「愛憐的小藍外套」	七一
鐵匠	八三
失業	九一
小村子	一〇三

洗 澡

我要給你一千個機會。妮攏，找求吧，發明吧，想囉：儼這是個真的故事，雖則有點可怖，有點似真非真。你一定知道，那位年輕而美麗的男爵夫人阿德琳曾發過誓——不，你猜不着；最好還是讓我吧這事從頭至尾述說一遍吧。

哈！阿德琳現在竟一力要再嫁了！你懷疑，是不是？你說除非在米斯尼魯——離巴黎六十七哩遠的地方——沒有人能相信這種故事。也許你要發笑，然而婚禮却終要舉行的。你想，阿德琳自二十二歲便做了寡婦，並且素日厭惡男子，怎麼竟要結婚呢？她的丈夫是個高尚的人，也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因為衰弱多病，終於夭折。這兩個月的結婚生活使她害怕了。她也宣說她已經受夠了罪了。但是她現在却又要結婚，這就是人類！

阿德琳的命運實在太壞了。這種遭遇真難預料。如果你猜她到要嫁給誰，你一定知

道屋達夫，她所深惡的那個少年。他們兩每見面必要以難看的顏色相加，以俏皮的話語相諷。唉，可憐的人！你萬想不到他們最後在什麼地方相遇——我知道我應該把這事從頭至尾對你講一遍。這真像篇小說。今天朝晨下雨，讓我把它分章敘述。

一

那別墅離杜耳斯有六哩遠。從米斯魯我可以望見牠那隱於叢林中的屋頂。人們都稱牠睡美別墅，因為從前有個主人要娶他的一個婢女，把她幽禁在這所別墅裏。我想這地方一定是她的芳魂出沒之所，因此全別墅都有一種愛的香氣。

如今住在別墅裏的「睡美人」是M伯爵夫人，是阿德琳的一個姑母。三十年以來她每年都到別墅來過冬。在天氣好的時候，她的姪兒姪女們便每人來陪她半個月。阿德琳是至時必到的。不但如此，阿德琳還特別喜歡這所別墅——這片傳說中的荒墟——雖則在樹林中牠已經被風雨打得零落不堪了。

年老的伯爵夫人吩咐過，無論是紋裂如網的天花板或是倒在路上的樹枝，一概不許觸動。她愛看牆上的樹葉一年比一年長厚。她常說這建築比她自己還結實，其實呢，有一部分已經倒在地上。房子都是路易十五時代建的，牠們都像那時候的戀愛似的不能耐久。灰縫都裂開了，地板都腐爛了。綠苔都生到了壁龕裏。園子裏發出來的水氣使全別墅都充滿清氣，清氣中含着昔日的溫存的馨香。

園子大有修入住宅之勢。台階的根前和石級的縫裏都長出了小樹。能走馬車的路祇有一條，然而仍舊要馬車夫下來牽着他的牲口。左右是青青的矮林，有幾條小路交叉其間；牠們都被樹葉蓋得非常黯暗，一個人必得用手撥着荒草才能行走。有的地方有巨木倒下，堵住去路，有的地方樹葉間露出天空，好像一口青碧的井。綠苔在枝上生着，林子裏黑暗得如同掛幕；野蟲的鳴聲，人不能見的小鳥的婉歌，都使這座小林生色不少。每當我去拜訪伯爵夫人的時候，我卻不禁要打幾個寒噤，因為林中常發出一陣陣的冷風，吹到我的頸後。

但是却有一角特別美緻的地方，那是在別墅的左邊，在花園的盡頭，那裏滿地的嬰粟花長得我倆一般高。在樹林的後面有一個石洞，春藤帷幕似地遮住洞口，藤蔓一直盤延到草地。石洞被這些東西遮住，由外面看來也不過是個壁龕，在牠的深處我們可以看見一座石膏的愛神，正微笑着把一個手指放在口裏。這位可憐的孩子祇剩一隻胳膊了，右眼上生了一撮綠苔，使他成一個生瞎的人。他帶着一種殘廢者的苦笑，好像正在看守那位死在一世紀以前的多情的女子。

泉水涓涓地由洞流出，聚在洞前的一塊濕地上，然後又分路流入落葉堆中。這是個天然的池子，周圍樹木成蔭，中間反映着天空。池裏生着蘆葦，水面浮着水菱的圓葉。林子裏除了動聽溫柔疲倦的不住的泉水聲外，別無聲息的。有時一些水蟲在池邊浮動；有時一個金絲雀飛來飲水，小心翼翼地，生怕濕了牠自己。樹葉每一發聲，便有一陣小風吹皺池面，好像一個仙女在昏暗中瞬動她的眼睛。從石洞的暗處，石膏的愛神發出一種恬靜而舒暢的空氣，佈滿了這片美麗之地。

每當阿德琳來陪她姑母半個月的時候，這片荒蕪的園子便要整理一下。狹窄的小路也砍寬了，好使她的裙子得以通過，她這季來時帶着三十二口箱子，都是用人背來的，因為火車不能穿過樹林。如果牠進了森林，我敢說牠一定出不去。

並且你也知道，阿德琳是個很古怪的人。她是同我們倆不能相合的。每到尼院的時候，她總要起些常人認為可笑的感觉。我恐怕她的來乃是要滿足自己的奇怪的欲望，並不是專誠來問候她的姑母。每當她來了之後，她的姑母便安然地坐在椅子上，把全別墅都交給她，讓她在那裏做她的怪夢。在這時一切都要聽她管理。那麼在她滿足了這欲望之後，她便可以安然地過一年。

在這半月之中，她好像是這園子裏的仙子。有時有人看見她在梳粧台前顯露她的花邊和絲結。有時她搽上粉，戴上顏裝，打扮得同繃巴懣懣候爵夫人一樣，坐在園中最

偏僻的地方的草地上。又有的時候，有人看見有一個漂亮的少年在小路上散步。我恐怕那少年就是這位瘋魔的太太。

從地窟一直到頂間，她都走遍了。她常常搜尋最偏僻的地方；用她的纖手叩敲牆壁，或用她的鼻子在四處開嗅。有時她佇立在石級上，有時她出神於櫺櫃堆裏，再不然就把耳朵附在牆上靜聽，或者在烟窗前凝視，好像要爬進去看一看。當她找不着她所找的東西的時候，她便跑到花園裏去散心——花園裏有高的罌粟花，黑暗的小路，和葉間的透光空隙。她整天地搜尋，整天地仰着腦袋，好像正在開嗅那溫柔的香味。

我剛才已經告訴你了，妮南，在這所樹木很多的別墅中有一種愛的氣息。因為從前有位姑娘曾幽禁在牠裏面，所以四壁現在還存着餘香，有如一箇盛過紫羅蘭花球的衣箱。我敢說，阿德琳的行爲所以如此奇怪，都是由於這種香味在她的腦中鼓動。當她吸了這愛的香味而不能自禁的時候，她便冒着月光跑到這片神仙之地，盼望有過路的騎士來驚醒她的迷夢，並同她接吻。

她一覺得疲倦的時候，就攜着小凳子到林子裏去乘涼。在最熱的天氣，她晚上總要到林中的水池裏洗一個澡。洗澡就是她的休息。她如同水裏的仙子一樣，在泉水裏得到莫大的美感。當她讓衣服自動地脫到地上而踏入水中的時候，——她這時的態度非常安嫻，好像一個在孤獨中找安慰的獵神——石膏的愛神向她微笑了。她裸着身體，祇有水菱在腰間圍着，連小魚看見都要醉迷。她慢慢地洶動，白色的肩膀露出水面，好像一隻鴨子在水面展着翅子。水的冷度給她一種特別的美感。如果沒有那斷臂的愛神在對面向她微笑，她就可以說絕對安閑了。

有一晚上她竟冒着洞裏的可怕的黑暗，一直鑽到洞底，企着兩腳，把耳朵附在愛神的嘴邊，聽他說些什麼。

三

最可驚的，當這季阿德琳到了別墅的時候，她看見屋達夫——那個高的少年，她的

敵手——已經佔了別墅中最好的臥室。看那個樣子，他大概是老M夫人的一個表弟。她於是發誓要趕他出去。她大膽把箱子解開以後，到各處去問長問短。自此有一星期的工夫，屋達夫祇吸着雪茄，沈默地從窗口裏望着她的一舉一動。即是到了晚上，他們中間也沒有口角和爭執。他的舉止非常文雅，因此她便放下心去，以爲他不過是一個多嘴的人罷了。他仍舊吸^h的烟，她仍舊在園子裏東敲西叩，在池子裏洗她的澡。

她每次洗澡總要在半夜裏，當人人都睡了之後。未洗之先，她尤其要看看屋達夫是否已經吹了他的臘燭，然後她才悄悄地摸下樓梯，好像要同情人幽會似的，恨不得一時鑽進冷水去。自從她知道別墅裏已經有了一個男子，她便常常要打寒噤。倘若他在這時一開窗子，或者從樹葉後看見了她的肩膀，那便怎麼辦呢？當她在池內翻江倒海地戲水的時候，當月光照在她那石像似的裸體上的時候，一想到這一層她便毛骨悚然。

有一晚上她在十一點鐘下了樓，這時全別墅已經入睡有兩小時了。今晚她覺得特別膽大。她在少年伯爵的門外聽了一會，似乎聽了他的鼾聲。哼！一個打鼾的人！這使她愈

發厭惡男子，使她愈發渴望那濃睡的池水所給她的快感。她站在樹下一件一件地脫下她的衣服。今晚特別黑暗，月亮剛才出來，她的白色的身體在岸上隱約地好像一棵幼年的白楊。一陣陣的暖風從四面吹來，在她的兩肩接了許多熱烈的吻。她被熱氣醞得有點疲倦了，所以十分安閑，同時又因充滿了熱烈的快樂，不禁在地上跳躍起來。

月亮慢慢地升上來，已經照着池水的一角。最可怕的，在這月光的池面上，她竟看見了一個人頭在那裏睨着她。她急忙跳下水去，使池水浸了兩臂，達到頸部，似乎要擊這有皺紋的布巾遮住她的腦部。然後才用一種驚慌的聲音問道：

「你是誰呀——你在那裏做什麼？」

「是我，夫人。」伯爵鎮靜地回答。「不要驚慌，我在洗澡。」

四

可怕的沈靜充滿了園中的空氣。在水面上祇有一個一個的水泡，從阿德琳的肩旁

慢慢放出來到伯爵的頰邊消滅，而發出輕微的聲音。伯爵鎮靜地伸一隻手來，似乎要抓住一根柳條，幫助自己出水。

『不要動！我命令你不要動。』阿德琳用一種害怕的聲調嚷道。『走回去，快走回去！』

『但是，夫人，』他走到水深至頸的地方說，『我已經在水裏過了一小時了。』

『那沒有關係，先生，我不能讓你出去，你要明白。我們必須等一等。』

可憐的伯爵夫人幾乎要發狂了。當她說等一等的時候，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她爲什麼說，她的心田已經被這可怕的事件搗亂了。但屋達夫却欣然微笑。

『但是，』他又提議道，『如果把身子轉過去——』

『不，先生。你沒看見月亮嗎？』

實在的，牠這時已經升到頭頂，而完全照見這個池子了。牠的光輝非常好看。水池在樹木圍繞中反映着月亮，宛似一面鏡子；池畔的蘆葦和水菱則好像用畫刷和墨水繪成的陰影。點點的繁星，穿過了樹枝，映在水面。水流帶着一種低沈的聲音，在阿德琳的背後

流過，她試向洞中望了一望，看見那石膏的愛神正向她微笑，好像已經知道了這事的結局。

「月亮嗎？當然。」伯爵細語說，「但是如果把身子轉過去——」

「不，不，一千個不。我們必須等月亮過來。你看，牠正在走哩。候牠走到那棵樹的後面，樹影就可以遮上我們了。」

「但是牠一時走不到樹後呢！」

「啊！至多三刻鐘。那不要緊。我們必須候一候才行。等月亮隱到樹後，你就可以出來了。」

伯爵本要反對，但是他剛走到水深至腰的地方，她便發出一種十分尖銳的叫聲。他於是不得不走回來，走到水沒頸部的地方，直立不動。他們倆都站着激烈地交談。他們的腦袋——男爵夫人的頭上有一雙令人難忘的眼睛，伯爵的頭上有一副美麗的鬚鬚，——都露在平靜的水上，相距一碼上下。石膏的愛神在他那春籐的籬子後面笑得更厲

害了。

五

阿德琳這時已經投身於水菱叢中了。當她在冷水裏定住了心而決意要過一小時的時候，她才發現池水是澄清澈底的。她可以看見她的兩足。同時月亮也好像正在戲水似的，映出萬道曲折的光線，如同透明的金液。也許伯爵已經看見她的兩腳了；倘若他已經看見了她的全身呢……於是她用水菱趕快把身子遮住，然後又拉過水面的圓葉來，做了一個寬的肩巾。打扮好了之後，她才放下心去。

伯爵却把這事看得非常淡薄。因為沒有樹根可坐，他便改爲跪式；池水一直達到他的額下，好像一個埋頭於理髮館的水盆裏的人。他爲使此事不致十分可笑起見，便和男爵夫人閒談起來，竭力避免一切關於這難堪的情形的話。

「今天真熱！夫人。」

「是的，先生，十分闊人。幸而在這一片有樹木的地方還好些。」

「啊，自然。我們的姑母真是個好人，不是嗎？」

「實在是個好人。」

隨後他又談到冬天要舉行的賽馬和跳舞。但阿德林起始有點涼了。她疑惑自己在岸上的時候已經被伯爵看見了。這件事不但可怕而且重要。她想那時月亭還沒有出來，樹底下很黑她又記得那時她是站在一個巨橡的後面，那棵橡樹一定能遮住她。但在事實上說，伯爵誠然是個討厭的人。她恨他；願意他被泥滑倒，淹在水裏。那時她一定不去伸手救他。當他看見她走近的時候，他爲何不喊一聲，說他正在洗澡呢？這問題已弄得很明顯了，使她不得不說出口去。當他正講最近的女帽的式樣的時候，她不禁發問了。

「我那時不知道是你，」他回答說。「說句實話，我那時簡直嚇壞了。我見你全身都是白的，我還以爲睡美人出現了昵，——就是那位幽禁在這裏的姑娘，——我嚇得竟喊不出來了。」

六

半小時以後，他們已經變成很好的朋友了。阿德林想自己在跳舞會裏既不怕穿短領的衣服。這時當然可以露出肩膀。因此她就將身子露出一點來，把那使她不舒服的水菱址開接着她又伸出她的兩臂。她的模樣好像一個水裏的仙子，露着頸部，赤着兩臂，穿着樹葉做成的長袍，緞子的衣尾似的在背後曳着。

伯爵漸漸地溫存起來了。他經她的允許向外走了幾步，爲的是找一個樹根。他的牙齒開始相碰了，他高興地望着月亮。

「嘿！牠在慢慢地走哩。」

「呃！不對，牠在飛哩。」

她笑了，接着說：

「我們至少還要候一刻鐘。」

於是他便小心翼翼地乘機而行，向她宣言。他說出他如何愛了她兩年之久，並且說，即使有的時候似乎惹弄她，不過因為他相信這樣總比那無味的應酬話好些。阿德林漸漸焦急起來，急忙把水菱拉過來遮上頸，並且把手縮進水去。由外面看來，祇能看見到她的鼻尖；月亮照在她的眼上，使她覺得十分目眩。她看不見伯爵了。猛然聽見一陣拍水的聲音，水花濺在她的唇上。

「請你不要動吧！」她說，「請你不要走動，行不行？」

「我並沒往前走呀。」伯爵說，「我是滑倒了——我愛你！」

「住口，不要動，黑了再說。我們必須等月亮走到樹後才行。」

七

月亮在樹後了。石膏面愛神不禁失笑了。

原书空白页

楊梅

—

一個六月的早晨，我一開窗子，便有一股清氣迎面撲來，夜來曾有一場很大的暴雨。此時天色煥新，作蔚藍色，好像雨水已把每個天角都洗淨了似的。在每個房簷上，在烟囪間露出的高枝上，還滴着雨水，一切都在金色的日光下微笑了。從鄰近的花園中時時傳來一種濕土的香味。

『來，妮德，』我欣然地喊，『戴上你的帽子，我的姑娘……我們要到野外去了。』
她歡喜得拍起手來。不到十分鐘，她就打扮整齊，在一個二十的歲姑娘她這種打扮是恰恰合適的。

到了九點鐘的時候，我們已在佛里耶森林了。

二

那裏的樹木是多麼明媚，那裏講愛情的人們是多麼多嚟！一星期以來小林中很少遊人，你們可以在那裏並肩而走，胳膊摟着腰兒，嘴唇對着嘴唇，除了林叢裏的歌鳥外，沒人可以看見你們。寬而敞的道兒在重重的樹木中通着；地上鋪着綠草的茵褥，日光穿過樹葉，把一些金色的圓圈射在上面，也有低的小徑，狹窄而陰暗的道兒，使你們不得不靠在一處。也有深不可測的樹叢，會叫你們迷路，如果你們的吻接得太甜蜜。

妮繡有時因為脚下的草弄得她癢不可忍，便離開我小狗似的跑去。不久便又回來，疲倦而舒服的扶在我的肩上。在我們前面，林子裏的地像一個綠葉的海似的鋪展着。沙顫震的寂靜，樹上落下的生動的蔭影，都使我們陶醉在春之光中。在這小林的神祕中，你可以重變成一個孩子。

『啊楊梅呀，楊梅呀！』妮嚶嚶着，山羊似的跳過一個小溪，在草叢裏去尋找。

三

楊梅呀，唉，沒有！只有楊梅樹，牠們一片片地長出於荊棘之中。

妮嚶一點也沒想到她平日所怕的蟲子。她大膽地用手在草裏摸，把每一個葉子都給掀開，可是終於失望而找不到一點果子。

『都被人採走了，』她說，生氣地撅着嘴。『啊！來吧，讓我們好好地找一找吧；一定還有剩下的吧。』

於是我們便開始仔細地尋找了。我們一步一步地小心前進，彎着腰，伸着頭，眼睛釘在地上，不說一句話，因為恐怕讓楊梅飛了。我們已經忘了那寂靜，那樹蔭，那大路和小徑。只想找楊梅，沒有別的。每到一個樹前我們必要停下脚步，我們的顫動的手也要在綠葉中相觸。

我們這樣走了一里多地，弓着身子，忽左忽右。連一個最大的楊梅都沒有，只有非常上品的楊梅樹，帶着深綠的葉子。我看見妮儂咬着嘴唇，眼淚在她眼裏發光了。

四

我們走到一個寬的山坡，太陽垂直地照着，非常熾熱。妮儂開始向下面走去，決定不再找了。忽然她尖銳地叫了一聲，我很害怕地跑過去，以為她是受了什麼傷。我發現她倒在地上；強烈的情緒使她坐下了，她用手指給我一個小的楊梅，還沒有豆子大，只熟了一半。

「你摘牠吧，」她向我說，用一個低小而動人的聲音。

我使自己坐在她的身旁，在山坡的底下。

「不，」我回答，「是你找到牠的，你就應該摘牠。」

「不；你摘吧，爲了我的喜歡。」

我把我的理由說得如此長久，如此圓滿，使她終於用手去把那個枝子折斷。當我們講到誰應該喫這個找了這樣久的可憐的梅子時，我們又遇見困難了。她想把牠塞在我們嘴裏，我堅決地拒絕；但終於是我讓步，決定把楊梅分爲兩半。

她把牠放在她的齒間，笑着向我說：

「來吧，取你的這份來。」

我取了。我不知道這個楊梅是姊妹地分開還是兄弟地分開。我甚至連牠的味都不知道，妮儂的吻對我是如此甜蜜。

五

不料，山坡上却滿鋪着楊梅，並且都是真的。我們的收穫是豐富而且得意。我們把一個個白的手巾鋪在地上，兩個人都鄭重地發誓，我們若不採牠一個夠！我們一定不走。雖然如此，我們却似乎看見妮儂有幾次把手放在嘴裏。

當收獲完畢後，我們便決定要找一個樹蔭，使我們得以痛快地喫一頓。在幾步遠的地方，我發現了一個非常美麗的地點，一個樹葉做成的巢窠。我們把手巾謹慎地放在我們身旁。

神呀，這裏是多麼有趣，在這青苔之上，在這綠葉和清氣之中！妮儂用含淚的眼凝視着我。陽光已把牠的頭部曬得微紅。當牠看見我的眼中的溫存地情緒時，她把身子向我俯就過來，伸着兩手，做出愛慕的姿式。

照在厚葉上的太陽把金色的圓圈射在我們腳邊的草上。歌鳥們都沉默了，不見了。到了我們想拿楊梅來喫時，我們却很驚訝地發現我們是正躺在那個手巾上！

大米修

—

一天下午，在四點鐘時的遊戲時間，大米修把我拉到操場的一個牆角。他那副嚴重的神氣很使我驚訝；因為，大米修是個極壯的小伙子，有大的拳頭，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敢和他為敵的。

「聽着，」他用他那粗魯的農人的聲音對我說，毫不加修飾，「聽着，你也算做一個嗎？」

我很直爽地回答，「是！」因為我很想和大米修有合作的事。於是，他就對我解釋他要做的是一件密謀。他所告訴我的話給我一種從來沒有經驗過的快感。原來他要我從

事於一件人生的冒險，要我守一個祕密，要我加入一個戰爭，於是我又怕又喜，——喜的自然是已做了一個同謀的角色，怕的則是我已如此荒唐地自陷於危境，——老實說，這怕却佔多一半。

同時，在大米修說話時，我還是懷着欽佩的心站在他的面前。他非常粗魯地開導我，好像開導一個能力不大可靠的新兵一樣。雖然如此，在歡喜的震動和聽話時的熱情之外，我還給了他一個更好的意見。

到了第二次搖鈴，到了我們都走到自己的行列，預備回教室的時候，他又低聲對我說：

「你已經明白了，是不是你也算做一個。可是，你總不致於害怕吧；你總不致於翻悔吧？」

「啊，不，你看吧——光明正大。」

他用他那灰色的眼睛，帶着成人的嚴肅瞪着我，繼續說：

『否則啊，你要知道，我也不去理你，我只向人人說你是個奸嫖，讓他們都不同你說話。』

我直到現在還記得他那句話在我身上生的效力。『噫！』我對自己說，『我寧可讓罰我二千行習字，總比賣大米修好罷！』我很焦急他等候喫飯時間來到。我們的學潮是要在飯廳裏暴發的。

二

大米修是從瓦地方來的。他的父親，一個略有田產的農人，曾在一八五一年入過武，正是政變激起叛逆的時候。在宇鄉平原他曾陷入死境，却被他藏躲成功。出來時，也沒人理他。不過所有鄰近的當局，名人，自由人，無論大小，都叫他做「米修那個強盜。」

於是這位強盜，這位粗魯的先生便把他的兒子送入A校。無疑地，他是盼望他能學得替他爭這項理，省得他用武力來解決。我們在校中對於這個故事也有個耳聞，因此我

們使把我們這位同學當做一個可怕的人物。

況且，大米修比我們年紀大得多。他大概有十八歲了，雖然還是在第四級。他是一個難於學習，不會推理的直筒子；不過當他知道一件事時，他却要澈底地知道，要永遠地知道。他和公牛一樣有力，在遊戲時間他是我們的頭腦。同時，他的性情却非常溫和。我只有一次見他發怒，他想扼死一個指導員，因為他告訴我們所有的民主黨都是強盜和殺人犯。爲了這個大米修幾乎被開除。

直到後來，到我回想到這個舊同學時，我才十分明瞭了他的溫和，他的高尚的態度。他的父親一定在很小的時候就教他做一個大人。

三

大米修很喜歡學校，這是讓我們驚訝的一件事。他只感到一樣難受的事，是他所不敢說的。大米修永遠是餓的。

我不記得會見過他這樣大的肚子。他原來是很高傲的，有時竟不惜做出最委屈的趣劇，從我們手裏騙一片麵包，一塊點心，或一點下午的零食。因為是在鄉下，在茂雷嶺的山脚下牛長的，在寒苦的飯桌上他比我們更感痛苦。

校飯是我們在操場上最大的談話材料，當我們靠牆而立，避着太陽的時候。我們這些孩子嘴都是很驕的。我特別記得，有一樣紅醬油的鰲魚，還有一樣白醬油的江豆，是我們大家所最恨的。每當這兩樣菜上來時，我們總不能把牠們喫完。大米膠，出於公道，也我們一同反對牠們，雖然他是可以把全桌的六份一齊吞下的。

大米修只不滿意食物的量。偶然之神，好像故意要激怒他似的，竟把他列在桌頭，挨着我們的指導員——他是一個瘦子少年，在散步的時候還許我們吸煙。按規矩，指導教員們有權利喫雙份，所以每當臘腸上來的時候，你就可以看見大米修不住地用眼瞟着指導員盤子旁的兩個神祕地筒子。

「我的身量有他兩個大，」他一天對我說，「他的食物却有我的兩倍。不要怕他留下

東西；他得的還不多嗎！

四

現在，領袖們已經決定，我們要反對紅醬油的鰲魚和白醬油的江豆了。

自然，密謀者都舉大米修做他們的頭腦，這些先生們計劃非常簡單。他們以為只要把他們的肚子罷食，直到校長出來宣佈膳食改良就夠了。據我所知，對於這個意見的贊成在大米修方面是個極端的勇敢和犧牲。他是帶了古羅馬人為公衆利益而犧牲自身的慷慨來接受這個運動的領袖的位置。

你想想吧，有沒有鰲魚和江豆原是與他毫無關係的，他只盼望一樣，就是多有愈多愈好！可是現在，我們竟要特別要求他禁食了！我原是沒有他父親灌給的那種公德心的，因為從事了這樣嚴重的一件事情，也由他身上得到互助心為公衆的犧牲心了。

罷食就在當天晚上的飯廳裏，——這是該喫紅醬油的鰲魚的日子，——在一股極

大的團結精神中，開始了。只有麵包是喫的。菜來了，我們都不動牠；我們只喫乾麵包。我們很嚴肅地這樣做，連日常所有的耳語現在都不說了。只有小的孩子們還發一發笑。

大米修真是高尚。他在第一晚上簡是連麵包都沒有動。他把兩肘放在桌上，兇兇地望着那位小指導員喫着自己的菜。

值日的指導員早把校長叫來，校長一陣狂風似的進了飯廳。他很粗魯地斥責我們，說所有的飯都是經他親口嘗過而稱爲好的，我們還有什麼可不滿意呢。

這時大米修站了起來。

『先生』他說，『我們所不滿意的是烤魚，我們沒有能力消化牠。』

『啊！好』那個瘦子指導員不等校長回答就發言說，『那天我還見你幾乎喫完一盤呢！』

大米修的臉一直紅到頭髮根。當天晚上，他們毫無表示地叫我們睡了，說也許明天我們可以反省一點。

五

以後的兩天裏，大米修是很可怕的。指導員的話傷得他太深了。他鼓勵我們。他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放手，我們就成了怯者了。他很自驕地給我看，他既打算不喫，就一定不喫。

他真是個犧牲者。至於我們別的人，我們總有些朱古律糖、成罐的果醬，甚至肉舖裏的東西，藏在我們的書桌裏，爲的是免得喫麵包，而讓麵包在我們的口袋裏變乾。他呢，在城裏沒有一個親戚，因此，也沒有我們那些好的東西，每日只喫些他所能找到的碎滓。

在第二日因爲校長宣佈說，學生們既不肯喫菜，麵包也應該停止，學潮便在午間起來了。這是該喫白醬油的江豆的日子。

大米修，大概腦袋已因飢餓而起作用了，在喫飯時突然站了起來。他奪過指導員的盤子——他正拚命地喫着，故意向我們挑戰，引我們生氣，——把牠向飯廳的中央一擲，便大聲唱起「馬賽歌」。他的歌聲好像一陣戰鼓，使我們動作起來。盤子，杯子，瓶子，一時

橫飛滿屋。教員們都大步地逃出戰場，讓我們佔據了飯廳。那個瘦子指導員在逃走時還在肩上挨了一盤江豆，被醬油給他做了一個寬的白領帶。

雖然如此，怎樣防守我們的戰線也是一個問題。大米修於是被舉為司令。他下令把桌子都堵在門上。我記得我們都把刀子拿在手裏。「馬賽歌」也仍舊吼着，這場學潮已變為一個革命。很僥倖，有三小時的工夫都沒人來干涉我們。顯然他們已叫軍隊去了。這三小時的反叛已使我們平靜下去。

在飯廳的一頭，有兩個大的窗子向着操場。那些最膽小的，見這樣久還沒有動靜，怕起來了，便悄悄地開了窗子溜了。別的學生也漸漸一個一個地跟去。不久，大米修的周圍只剩一打人了。於是他便粗魯地對他們說：

「跟他們去吧，只要一個罪人就夠了。」

我正躊躇着，他又向我說：

「我現在取消你的前言了。」

當軍隊開一個門時，他們看見只有大米修一個人靜靜地坐在一個桌頭，在破碎的用具之中。當晚他就被送到他的父親那裏。在我們方面，我們由這次學潮所得很少。他們的確有些時沒有給我們江豆和鰲魚。但不久牠們便又出來了，不過鰲魚是白醬油做的，江豆是紅醬油做的罷了。

六

從那以後，過了很久我才重見大米修。他並沒接續他的讀書。他正在種着他父親死時留給他的一點田產。

「我若做個律師或醫生就會弄糟的。」他向我說，「因為我的腦袋太笨了。我做個農人還比較好些吧。這正是我的買賣。事實確是如此，雖然你們對我的期望很大。真巧，現在我却特別愛喫鰲魚和江豆。」

禁食

—

當代理牧師穿着他那聖潔的白袍登上講壇時，小丹爵夫人正裝模做樣地坐在她的老位置上，挨着一個熱氣的鐵爐，對着聖安琪的小堂。

過了照例的靜默之後，代理牧師很幽然地把一塊精緻的葛布手帕往嘴唇上一揩，於是，伸開他的兩臂，像一個要飛的天使，伸出他的腦袋，他開口了，話了，起初他的聲音在禮拜堂中心好像一流淙淙的細泉，好像沙沙在葉間，風聲，着，小風漸漸加大，細颼變成了颼風，他的聲音在圓穹的屋頂下帶着雷似莊嚴的吼聲滾滾起來。但是，雖然如此，有時，甚至在他說到最熱烈的當兒，他的聲音就會忽然落下在他那侃侃的陰慘的狂風中。

閃入一線日光。

小男爵夫人從沙於葉間的小風剛起時就拿起一個有見識的人的悉心而高興的態度，好像要仔細玩味一個可愛的交響樂在一起首她似乎已經被這和諧的言詞的柔美引起了趣味；接着，用了鑑賞家的注意，她一步一步地追隨這個聲音的增大，和那安排得如此妥貼的大風雨的來臨；當牧師的聲音達到牠的最高點時，常牠發出雷聲而被空大的教堂的內部的回聲增大時，小男爵夫人不由自主地暗中叫了一聲好，滿意地點了點頭。

從這時起，這就成了一種宗教的歡欣。一切有信心的人都入了神。

二

雖然如此，代理牧師也不是言之無物：他的音樂裏還帶着字眼。他正講着禁食，說到人類的禁欲在上帝是如何合意。把身子伸出講壇的沿外，做出一個大白鳥的樣子，他嘆

息說：

「時候到了，我的兄弟和姊妹們啊，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像基督一樣背上我們的十字架，給我們自己戴上荊棘的皇冠，登上我們的受難臺，赤腳於荊棘之中。」

這套話在小男爵夫人看來無疑地是說得很好，因為她漸漸地合上她的眼簾，好像心頭被什麼東西搔得非常舒服。於是，被代理牧師的交響樂催眠着，一面接續跟隨着這些好聽的言語，她一面墮入了一種半迷半夢的狀態，充滿內在的感覺的快樂。

在她的對面，她可以看見靠着歌詩班一個長笛，牠已經被霧氣襯成灰色。雨還是沒有止住這位親愛的孩子原是冒着最討厭的天氣而來聽講道的。當一個人有宗教的時候，他總要嘆一點苦。她的馬車夫會挨了一陣傾盆的雨水，就是她自己在跳在地上時，也會濕了一點她的鞋尖。她那輕便的馬車自然不錯，緊閉着蔽飾着，好像一個亭子。但是，從那潮濕的玻璃望去看見兩旁的旁道上來往的一行傘影，那是多麼悲愁的景象啊！於是她想，如果那時天晴，她一定可以坐她的四輪蓬車出來。那也一定要漂亮得多。

在心裏，她的最大的擔心就是怕代理牧師把他的講道說得太快。如果那樣，她回頭就得等候她的馬車，因為在這種天拿她，是永不肯邁一步腳的。她計算，照代理牧師現在的速度，他一定支持不了兩點鐘。她的馬車夫一定要來得過晚，這種不安很擾亂她的虔誠的快樂。

三

代理牧師被他那突然暴發的憤怒鼓動得身子挺着，頭髮雜亂着，拳頭前伸着，好像一個要拚命的人，雷似地叫着說：

『你們更要有不幸，你們這些女性的罪人啊，如果你們不在基督的腳上澆你們的懷恨的香水，澆你們的懺悔的油膏。相信我吧，你們應該戰慄，用雙腳跪在石頭上，只有把自己關在懺罪所，——教會在懺悔期開放的懺罪所；只有在自己的禁食後的慘白的前額上頂上盤石，遍嘗飢餓，寒冷，黑暗，寂靜的苦痛，然後你們才能在那光明的勝利的末日』

得到饒恕』

小男爵夫人這時已被這可怕暴裂從迷糊中掖回，她輕輕地點了點頭，好像完全和這位發怒的牧師意見相同似的。一個人必須帶上鞭子，走到一個很黑，很濕，很凍人的地方，去鞭打自己，這在她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於是她又重新回到她的沈思，墮入一個舒服而深邃的出神。她是舒服地坐在一個寬背的低的椅子上，脚下有一個繡花的墊枕，阻住地下盤石上的冷氣。一面斜靠着，她一面嬉覽着這個教堂，——這個香烟繚繞的空間，——牠的那些充滿神祕的陰影的堂角這時已更顯出幻景。教堂的中部，帶着牠那紅絨的帷幕，牠那黃金與大理石的裝飾，牠那充滿襲人的香氣的深闊的樣子，被一個溫柔的燈光照着，緊嚴地關閉着，好像是預備仙人戀愛的地方，這時也漸漸在她眼裏露出牠的華麗。她所有的感官立時熱鬧起來。她那漂亮，豐滿的身子，——受慣了奉承嬌養，寵愛的身子，——也漸漸放縱起來。尤其因為她覺得自己在這樣大的美觀中非常渺小，她的覺感的快樂才愈來愈大。

其實，她不知道，最搔得她利害的却是離着她的裙邊很近的熱氣爐。她是非常冷呢，這位小男爵夫人。熱氣爐悄悄她用牠的暖氣沿着她的絲襪撫摸。在這種使人高興的沐浴裏，疲倦之感佔據了她的全身。

四

代理牧師仍舊是充滿了憤怒。他似乎要把在座的所有的信徒都扔進地獄的油鍋裏。

『如果你們不聽信上帝的聲音呀，如果你們不聽信我的聲音呀——也就是上帝的聲音！——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將要有一天苦痛地聽見你們的骨頭的壓碎，你們將要覺出你們的肉在煤火上焚消，那時你們就要沒用地叫，「可憐啊，主，可憐啊，我後悔了！」上帝將要無慈，並且把你們踢進無底的九泉之下！』

聽到這句話，全體會衆都起了一個寒戰。小男爵夫人，原來幾乎要在那周流於她的

裙下的暖氣中入睡的，這時也茫然地微笑了一下。她非常認識這位代理，牧師這位小男爵夫人。昨天晚上他曾做過她的客。他十分愛喫冬菇鮭魚夾麵包，泊麻酒是他最喜歡的。他的確是個漂亮男子，在三十五至四十歲之間，皮色微黑，臉蛋是如此的圓並且如此紅，使人很容易把他那長者的尊容認成爲一個田中的女工的快樂的面孔。女人們都愛他，小男爵夫人對他尤其狂熱。他曾對她用如此甜蜜的聲音說：「啊！夫人，有這樣姿態，你真可以魔住一位聖者。」

然而他却不能住他自己，這位親愛的人。他用同樣的好話跑去奉承伯爵夫人，侯爵夫人和他的別的教徒，使他成爲太太們中間的寵兒。

當他在星期四在小男爵夫人家裏做客的時候，她招待他彷彿他是個有一點涼風就要受涼，有一點難喫的菜就要不消化的樣子。在客廳裏他的大椅是靠着壁火；在桌上，僕人們都受過吩咐，對他的盤子特別注意，給他專門倒出藏過十二年的泊麻酒，他喝時總是心急似地閉着眼睛，好像正在喫聖餐。

他是這樣好，這樣好，這位代理牧師！當他高高地站在講壇上，正講壓碎的骨頭和焚烤的四肢時，小男爵夫人，在她那半睡的狀態裏，正看見她在她的宴席上裝模做樣地措着嘴對她說：『光憑這頓飯，你就可以得到天父上帝的恩惠，夫人，假若你的美麗還不夠使你進到天堂的話。』

五

在完了他的憤怒和恫嚇以後，代理牧師開始嗚咽了。這是他照例的戰略。他這時幾乎完全跪在講壇後邊，只露着兩個肩膀。這時，忽然之間，他也許站起身子，垂下腦袋，像受了悲傷的打擊似的，帶着一種粉漿洋紗似的破裂聲，措他的眼睛，把他的兩手向空中揮去，或左，或右，做出一個受傷的塘鵝的姿式。這就是結局，末尾，音樂的最高點，悲劇的焦點。

『哭吧，哭吧，』他帶着嘆息的聲音號着說，『爲你們自己哭，爲我哭，爲上帝哭——』

小男爵夫人這時完全入了睡，眼睛睜着，暖氣香味，和那漸漸增加的黑暗已經把她包圍了。她把她自己縮成了一個球形，一面享受着她那舒服的感覺，一面狡猾地夢着合意的事情。

在她旁邊，在聖安祺小室裏，有一個壁畫，畫着一羣漂亮的少年，半裸着身子，背上生着翅膀。他們帶着愛人的臃腫的微笑，帶着半佻半跪的姿式。好像正禮拜着一個不能見的小男爵夫人。那些漂亮的小伙子，甜蜜的嘴唇，蝦子似的皮膚，有筋肉的胳膊，啾啾就是其中最壞的一個也。和P公爵，小男爵夫人的密友中的一個，相仿。在迷睡中她疑問，如果公爵也裸着身體，在背上生着翅膀，他是不是仍舊看好漸漸地她。便想像那個最大的粉紅的天使已經穿上公爵的大禮服。末了，夢更清楚了：她覺得公爵當真地穿着短衣服從黑暗的深處給她接吻。

當小男爵夫人從夢中醒來的時候，她聽見代理牧師正在發出他的最後的一句話

「這就是我對你們所希望的恩惠。」

她驚愕了半晌；她以為代理牧師所希望於她的是公爵的接吻。

一陣椅子的響聲。所有的人都走開了；小男爵夫人猜得不錯，她的馬車夫還沒有來到石級的底下。代理牧師這個鬼東西把他的講道說得太快了，至少也少講了二十分鐘。

當小男爵夫人正在一個側堂裏不耐煩地等着的時候，她碰見代理牧師也適巧從更衣室走出。他拿出他的錶來看了看時間，做出一種不願誤約的神氣。

「啊！我真晚了！親愛的夫人，」他說。「你知道，伯爵夫人這時正等着我呢。今天要有一個宗教音樂會，接着是一頓便飯。」

侯爵夫人的肩膀

—

侯爵夫人濃睡在她的大床上，在她黃緞子的帳子之下。到了正午，聽見鐘的清楚的聲音，她才決定睜開她的眼睛。

屋子裏很溫暖，門簾和窗帷把牠保持得像一個寒冷不能侵入的輦巢。熱氣和香味在屋裏流動着。春天永遠不從這裏離開。

當她醒清楚以後，侯爵夫人忽然不高興起來。她把被窩一掀，按鈴叫朱利。

「夫人叫人嗎？」

「告訴我，外面化凍了嗎？」

啊！美麗的侯爵夫人！她是用怎麼一個好聽的聲音來問這句話的！她的第一個念頭就想到那可怕的寒冷，那利害的北風——牠雖然不吹她，然而却殘酷地灌入貧民的住所。她問天晴不晴，她問可以不可以讓天氣變熱，省得再有那些可憐的事情，那些戰慄者的呼聲。

『外面化凍了嗎，朱利？』

女 把在火前烘熱的晨用的裝衣遞給她。

『啊！不，夫人，外面沒化凍。雪反下得利害……有人還在公衆馬車下發現一個凍死的人呢』

侯爵夫人小孩似的快活起來，她拍着手，喊：

『啊！也不錯！今天下午我可以去溜冰啦！』

朱利拉開帳子，很輕很輕地，使強烈的光不致傷損侯爵夫人的嫩眼。

雪色的淡藍的反射使屋裏充滿活潑的光線。天是灰色，但這灰色却是如此美麗，使侯爵夫人想到她昨晚在總長的跳舞會穿的那件鑲珠的袍子。那件袍子是鑲着白色的花邊像屋頂的積雪配着灰色的天空一樣。

昨天晚上，帶着她那新的寶石，她曾大出了一下風頭。她到五點鐘才睡。現在頭還覺得有點發重。這時，她已經坐在大鏡前面，朱利已把她的美髮解開。裝衣滑下去，肩膀露了出來，一至露到脊背的中間。

侯爵夫人的肩膀在衆人眼中已有三十年之久了。自從樂天的太太們會在梯雨耶里出風頭和跳舞以來，她就開始用一種特別的魔力在官場人衆裏面出現她的肩膀，她的裝飾代表第二帝國時代的美麗。她的裝飾使她隨着時樣剪裁她的袍子，有時一直剪到腰部，有時一直剪到頸部；牠們是如此合適，以至這一位少婦漸漸把她的身都露了出來。在馬德琳教堂和聖湯姆教堂之間，簡直沒有人不知道她那好看的脊背和前胸。侯爵

夫人的肩膀已成了本時代的至寶，非常有名。

三

真的，要描寫侯爵夫人的肩膀是無用的。牠們和巴黎的九橋一樣名聲廣大。牠們有十八年的工夫是衆人眼中不可少的東西。無論是在跳舞廳，在劇院，或別的地方，牠們只要有有人看見一部分，便有人喊：『看哪！是侯爵夫人！我看見她左肩的黑痣了！』

況且，牠們實在是肩膀中的好看的，白，肥，撩人。全政府的官員的眼光已經把牠們刷得更加美麗，幾乎有點像那些被人腳所磨光的街石一樣。

如果我是一個丈夫或者情人，我便寧可去吻一個官員門口經過千萬請願者握過的門鈕，也不把嘴唇貼在這對被全巴黎的人的熱氣吹過的肩膀。當一個人一想到牠們周圍那成千的貪念時，他不能不奇怪大自然是多麼巧妙地把牠們做成，使牠們這樣不易剝落消蝕，如同那些立在公園裏已被風雨侵去表皮的禿光的石像一樣。

侯爵夫人已把那的羞恥放在了一邊。她已把她的肩膀做成了一個立法的機關。她是怎樣爲她所好的政府運動啊！在梯兩耶里跳舞廳，她常常在同時之間應酬着總長，應酬着大使，應酬着無知的富翁，用她的微笑降服着懷疑的，用她的酥胸支持着在位的，到了危急的時候，她會指導隱密和安全的避窟，比演說家的論調還有力，比兵士的刀劍還迅速，在運動選舉的時候，她會用脫內衣的法子來恐嚇，使反對派終於認服。

侯爵夫人的肩膀永遠是健全而勝利。牠們已舉起了一個世界，同時，那白大理石似的皮膚上却永遠不起一點皺紋。

四

這天下午，在朱利梳好頭以後，侯爵夫人便穿了一身輕便漂亮的衣服出去溜冰。她溜得非常使人驚服。

林子裏非常冷，北風刺着太太們的鼻子和嘴唇，好像一些沙子刮在臉上。侯爵夫人

笑了，這樣的冷使她很高興。她不時地走到那生在池邊火堆上暖她的脚。暖好了脚她便又氣派莊麗地溜起來，像一個掃地的燕子似地鑽來鑽去。

啊！多麼好的遊戲！多麼快活！凍還沒有化！侯爵夫人還可以整星期地溜冰。

回來時，在香濱季利的一個旁道上，侯爵夫人看見一個女乞丐在一個樹下凍得半死地戰慄着。

『不幸的女人！她用發怒的聲音說。

馬車走得太快，侯爵夫人不及找她的錢袋，便把她的花球擲給那個女乞丐，一個能值五個路易的白丁香花球。

我的鄰人雅各

—

我那時正住在格拉修路，住在我那住了二十年的房間裏。格拉修路是一個斜陡的胡同，從聖維特小山，在植物公園後面降下來。

我總是用着一根手杖，爲的是幫助我不致在蝕腐的梯板上滑倒，爬上兩層樓梯——那一帶的房子都是很低的——走到我那極陰黑的小屋。那房間是又大又冷，與樓頂間一樣禿，一樣暗。雖然如此，在黑暗之中我已覺得受了眩目的日光，有時連我的心都發光。

每在這個當兒，就有一個小姑娘的笑聲從隔壁房間傳來。那邊住着一個父親，一個

母親和一個七八歲的女孩。

那父親全身都是稜角，腦袋是斜安在兩個尖肩的中間。他那露骨的面孔是黃色的，兩個黑而大的眼睛深深地鑲在濃厚的眼眉下，他雖然外貌是悲哀的，永遠帶着一幅怯懦的微笑。無論是誰，凡看見他的一定會把他認做一個五十歲的大孩子，因為他簡直像一個女子一樣，容易急窘和紅臉。他喜歡躲在黑暗裏悄悄地靠着牆走，像一個被赦的囚犯一樣萎縮。

幾次相互的招呼使我成了他的朋友。他那奇怪的外貌，帶着那軟弱而不安的樣子，正合我的興趣。漸漸地，我們便進而握手了。

二

直到六個月的末後，我還不知道雅各靠什麼手藝供給他家裏麵包。他不大說話。我曾裝出毫不在意的神氣問過他妻子兩三次，但我所得的只是她急窘地吐出的模糊的

答覆。

有一天——夜來曾下過雨，我的心正痛着，——當我正走下印佛大街時，我看見一個工人式的巴黎男子向我走來，披着黑的衣服和黑的帽子，帶着白的領結，在胳膊下抱着一個初生的孩子的棺材。

他低着頭走着，毫不留意地攬着他那輕的擔子，用腳踢着路上的石子。這是一個陰霾的早晨。這悲哀的景象正合我的興趣，那人聽見我的脚步擡起頭來，接着又很快地轉過去，但已經太晚了：我已經認出來他了。我的隣人雅各原來是個送喪的人。

我望着他很羞恥地走開。我後悔我為什麼不走那一邊的道。他接續走他的路，頭低得更下，無疑地正以為他要失去了每晚的握手。

三

我第二天又在樓梯上遇見了他。他怯懦地貼在牆上，把身子縮得小而又小，必恭必

敬地擦着他那黑衫的衣角，使牠不致觸到我的衣服。他低着頭站在那裏，我見他只是難受地搖着頭。

我停了脚步，望着他的臉，把手張着伸給他。

他擡起他的頭，躊躇着，也望着我的臉。我看見他那大的眼睛顯出急窘的表情，他那青白的面孔上露出了紅點。接着，他忽然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我的房裏，然後才開始他的話說。

「你真是個忠實的青年，」他對我說，「你給我的握手使我忘掉了許多刻薄的目光。」

於是他便找了一個坐位，開始對我傾腹地談起來。他說，在未做這個職業之前，他也和別人一樣，看見送喪的人就感到不舒服。但是從那以後，在他的長的路程裏，在殯禮的寂靜中，他就漸漸把牠忘了，反以別人對他的恨惡和恐懼為奇怪。

我那時正是二十歲，連一個劊子手都敢抱一下。我於是把哲學的道理都搬弄出來，

打算向我的鄰人雅各證明他的職業是神聖的。但是他却聳了聳他的尖肩，沈默地搓了一會手，用他那急窘的聲音說：

『鄰近的閒話，路人的兇視，你要知道，先生，我倒毫不介意，只要我的妻子和小孩有麵包。只有一件事使我發愁。我想到牠的時候，在晚上就不能睡覺。我的妻子和我都是老年人了，再也不怕羞了。但年幼的女孩們都是有野心的。我的可憐的馬薩將來恐怕要爲我紅臉呢。當她在五歲的時候，她曾見過我的一個同行，她那時哭得是如此利害，怕得是如此利害，以至我不敢在她的面前穿我的黑衣。我只好上樓梯上換衣服。』

我對我的鄰人雅各很同情。我向他提議可把他的衣服留在我的房裏，每天可以安妥裕裕地穿上，省得受冷。於是他使用了萬分的小心，把他的喪衣移到我的房裏。從那天起，我每天早晨和晚上必和他相見。他在我的一個牆角裏穿脫。

四

我有一個舊的箱子，已經蟲蝕殆盡，破碎不堪了。我的鄰人雅各拿牠當了他的衣櫃；他把舊報紙放在箱底，把他的衣服小心地摺在上面。

有時，在夜間，當惡夢把我驚醒的時候，我總要恐懼地看一下那個像棺材似地立在牆角的箱子。於是我就覺得我看見帽子，衣服，白領帶都從裏面出來了。

帽子圍着我的床滾，可怕地叫着跳着；衣服張開了，拍着牠那黑翼似的衣角，在房裏翻飛；白領帶則愈變愈長，終於伸着頭，搖着尾，向我慢慢地爬來。

我拚命地把眼睜開，却看見那個舊箱子仍舊是在牆角屹然不動地立着。

五

我那時常常做夢，愛情的夢和悲哀的夢。我的惡夢正合我的興趣。我喜歡我的鄰人雅各，因為他是在死人中生活，而給我帶來墳地的辛酸的氣味。他把許多秘密的事情告訴了我，我正在寫「一個送喪的人的記錄」的起頭。

每天晚上，在我的鄰人雅各脫衣之前，他總要坐在那個舊箱子上，對我把他全天的經過述說一遍。有一次是個少女——這個可憐的孩子是得肺病死的，身體不重；有一次是個老人——這個老人是一位又大又胖的官僚，好像把他的金子都裝在袋裏似的，棺材重得把他的胳膊都吊痛了。對於每個屍體我都有特別的詳情；我知道他們是多麼重，從他們的棺材裏發出什麼聲音，在樓梯的轉角處怎樣擡下。有些晚上我的鄰人雅各回來時特別愛說，臉上發着光。他靠牆立着，衣服搭在肩上，帽子頂在腦後。這就表明他遇見了慷慨的事主，他們給了他「整瓶的酒，整塊的酪」。於是他便開始表示他的善意。他向我發誓說，到了我死的時候，他一定要盡朋友的力量把我小心地擡到我的墳墓。

我這樣在死人身上用我的注意，過了一年多得時光。

有天早晨，我的鄰人忽然不來了。八天之後他就死了。

當他的兩個同行把他搬走時，我正住我的門口。我聽見他們一面打鬧，一面擡下棺材，牠每受一敲，必發出一個木然的反響。

其中的一個，一個短胖的小伙子，對那個細高的說：
「這個剩骨頭。」

貓的樂園

我的一位姑母會送給我一隻安哥拉地方產的貓，這貓是我生平沒見過的一個笨東西。這就是我那隻貓對我講的故事，是在一個冬天的晚上，在溫暖的大爐旁講的。

一

那時我才兩歲，然而已是一隻人家從沒見過的肥胖而天真的貓了。所以年紀雖小，我却很有野心，覺得整天住在溫柔鄉裏是我們做畜生的恥辱。然而，感謝上天，他竟使我在你姑母身邊！這位良善的婦人非常愛我。在一個櫃子底裏，她給我做了一間真正的臥室，還有鳥毛做的枕頭。我的食品也是和睡具同樣豐美；從沒喫過麵包，從沒喫過湯，喫的總是肉，而且是半熟的鮮肉。

好在這種溫柔鄉中，我有一個願望，只有一個夢想，那就是要從窗子裏鑽出去，到房頂上去玩玩。我對人們的撫摩已不生一點感覺，我的柔輓的臥床不過更增我的厭惡而已，我的身子也一天一天地胖起來，大有使人生病之勢。我整天愁悶，盼望能夠快活一會。

我須得告訴你，從我們房裏，如果我把頸子伸一伸，我就可以從窗子裏看見對面的屋頂。有一天那屋頂正有四隻貓在那裏相打，一個個都聳着豎毛，翹着尾巴，在藍色的石板上滾着，在老大的太陽下快樂地互相詛罵着。我從來沒見過這樣奇怪的事情。從那天起，我的信念愈發堅定了。我相信一個貓的真正的幸福是在那關得緊緊的窗子的那面，在人家的屋頂上。你看，人家把櫃子的門關得緊緊的，那面就藏着肉，這就是我的證據。我於是便決定逃走了。我覺得，除了那半熟的鮮肉外，在人生中一定還有別的東西。那就是「不可知」就是理想。

有一天晚上，他們忘記把廚房的窗子關上，於是我便抽空一脚跳到窗子底下的一

個小屋頂上。

二

那些屋頂是多麼好看啊！屋頂的四周都鑲着水槽，從水槽裏時時發出很香甜的氣味。我很舒服地沿着那些水槽走着，我的四爪就踏在那水槽邊的細泥裏。細泥有無限的溫柔和膩潤。我就像在天鵝絨上走路一樣。太陽晒得很暖和，牠的熱力似乎把我身上的脂肪都融化了。

不瞞你說，我那時全身都顫動着，這是因為在我的快樂中還雜着恐懼的成分。我還記得有一次我竟嚇得幾乎從房上掉下去。原來有三隻貓從一個房子的屋頂上滾下來，向着我可怕地亂叫。我急忙退後，他們便罵我是蠢東西，告訴我這不過是開玩笑。於是我便也和他們一同叫起來。真有趣。他們那幾個小子都不像我這樣肥蠢。他們見我球似地在那被太陽晒熱的亞鉛板上擺來擺去，他們就取笑我。其中有一個老公貓特別和我耍

好。他很願意指導我，我也很感激地領受。

啊！我終於離開你姑母的溫存了！現在我可以就着這水槽渴水，這裏面的水那比糖牛奶還要甘美。外面的一切在我看來都是又好又美。

一隻雌貓從我們的身邊走過，我見了她不覺身上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情緒。在以前，只有在夢中我曾見過這種漂亮的動物，這種脊背彎曲得可愛的動物。於是，我的三個同伴和我，我們便一同對她迎上去。我走在他們的前面，但當我正要和這位漂亮的雌貓招呼的時候，我的頭上却被我的同伴中的一個恨恨地咬了一口，我痛得大叫一聲。

『呸！』那隻老公貓拉了我一下說，『將來還有的是呢，急什麼！』

三

東跑西顛地走了一點鐘，我的肚子開始覺得餓了。

『你們在屋頂上盡喫些什麼呢？』我問我的朋友老公貓說。

『找着什麼就喫什麼。』他帶着老前輩的神氣說。

這個回答却使我爲難了，因爲我在屋頂上找了半天，竟什麼也沒找着，後來才看見在一個破舊的屋頂裏，有一個年輕的女工人在那裏預備她的午飯。在桌子上靠着窗子擺着一塊排骨肉，鮮紅可愛。

『這不是我的好午餐嗎？』我很高興地想。

於是我便跳到桌子上，把那塊排骨銜住。但那女工人却一眼看見了我，她很很地在我的背打了一下。我於是放下肉就跑，口裏大罵着。

『你是從鄉下來的吧？』老公貓說。『那擺在桌子上的肉都是應該敬而遠之的。我們必須在水槽裏找東西才行。』

我真不明白爲什麼廚房裏的肉不是給貓喫的。我的胃開作怪了。更使我失望的是，老公貓說，必須等到夜間我們才能有法子尋食，我們才可以到那大街上的垃圾堆上尋點什麼。等到夜間吧！他很鎮靜地說，好像一個哲學家。而我一聽了自己要有個這樣長時

間的禁食，就有一種涼水澆頭的感覺通滿全身。

四

夜間很慢地來了，却是一個有霧的夜間，我的全身都凍僵了。不久又落起雨來；雨很小，不過因為被一陣陣的小風吹着，透人骨髓。我們從一個通着樓梯的天窗走下去。啊，這街道夠多麼難看啊！這上面既沒有暖氣和日光，又沒有那可以打滾的白亮亮的屋頂。我的四爪一步一步地在滑膩的旁道上滑着。我想起了我那柔軟的被蓋和羽毛的枕頭了。

我們剛剛走到街上，我的朋友老公貓的全身就忽然打戰起來。他把身子縮得小而小，悄悄地沿着牆溜走着，一面告訴我快點跟着他。後來遇見一個車房的門口，他就急忙轉身一躲，口中還發着一種滿意似地叫聲。這時我就問他為什麼這樣做。

『你看見那拿着筐子和鈎子的人了嗎？』他問。

『看見了。』

「好！如果他瞅見我們，他會把我們打死切着喫呢。」

「切着喫！」我喊着說。『這條街不是屬於我們的嗎？我們自己沒喫到東西，身子還要被別人喫！』

五

幸而這時人家已把垃圾倒在門口了。我在那亂七八糟的堆上找了半天，却一無所得。好容易才找到了兩三塊骨頭，並且還是帶着爐灰的骨頭。到這時我才明白我的鮮肉是多麼鮮美。我的朋友老公貓很漂亮地在垃圾堆上藝術家似地撥了一陣。他領着我一直跑到天亮，走了一個地方又走第二個地方，一點也不着急。我在雨水裏一直淋了十個鐘頭，淋得我渾身都打戰起來。啊，可惡的街道，可惡的自由，我是多麼想回我那監獄嚙！

到了天亮，老公貓看見我全身幾乎要癱在地下，使用一副特別的神氣問我：「你覺夠了嗎？」

「啊！夠了！」我回答。

「你想回你的家嗎？」

「當然。不過怎樣再找到我的家呢？」

「跟我來吧。昨天早晨，我一看見你出來，我就知道你這樣的肥貓是不能享受自由的樂趣的。我知道你的住址，讓我把你送到你的門口吧。」

老公貓只很簡單地說了這兩句。當我們到了目的地時：

「再見吧。」他對我毫不動情地說。

「不，我們不應該這樣就分離了。你跟我進來吧。讓我們同睡一樣的床，同喫一樣的肉吧。我的女主人是個很好的女人呢……」

他沒等我說完：

「住口！」他很粗暴地說，「你真是個混蛋！我若到你那溫柔鄉裏去，我非死不可。你那種豐美的生活合於那些雜種貓。自由的貓是永不會用監獄的代價來買鮮肉和羽毛。」

枕頭的………再見吧！

於是他又跳上他的屋頂去了。在初起的溫暖的月光中，我看見他那大影子飄飄然地擺去。

我進了門以後，你的姑母就拿了一把掃帚來把我教訓了一頓，我一面領受着，一面心裏覺得非常快樂。我盡量地享受着屋裏的溫暖和責打，在她打我的時候，我早想到她要給我的肉，一種甘美的滋味隨之而生。

六

「你看，主人，」末了，我的貓在穴旁伸了一個大懶腰，結尾說，「要說到真的快樂，真的樂園，那只有住在家裏，挨打，喫肉。」

我這個故事是替貓講的。

原书空白页

麗 麗

—

你到了鄉下，妮儂，你到了真的鄉下，有強烈的香氣，有寬擴的天空。你並沒有蠢得把自己關在一個避暑場裏，靠着一個俗氣的海邊。你走到傻子們所不到的地方，在一片綠林裏，在波斐尼的平原上。你的退居所是一個白色的房子，在衆樹裏如同一個小巢。在那裏你曾在活潑的空氣的健康裏度過你的青春。就是現在，當你上次回到我這裏的兩天，你的好友們也都驚訝你那像野玫瑰一樣鮮的雙頰，你那樣野薔薇一樣紅的嘴唇。

但是你的衣袋却完全是甜的，我昨天還看見你在喫櫻桃。這就表明你不是個怕黃蜂和荊刺的女郎。你在太陽下勇敢地走路，使你的頸部的顏色變成琥珀似的透明。你穿

着麻布的袍子，戴着你那大帽子在鄉下跑來跑去，好像一個酷愛田地的鄉下女子。不錯，你用你那綉花的剪子採果子的確是一件不經濟的事情，但你却用全副的精力去工作，回家時也老是拿棘刺在你的白手上留下紅色的傷痕自驕。

到今年十一月的時候你將做些什麼呢？什麼都不。你那時將要覺得無聊，是不是？是向來不俗氣的。你還記得那晚我領你去的那次跳舞嗎？你穿了露肩的衣服，你在車子裏時時寒戰。在跳舞場裏，在那從大燭架發出來的光亮下，空氣熱得簡直不能呼吸。你懶懶地坐在你的大椅裏，不住地在你的扇子後而打呵欠。啊！怎樣的無聊啊！後來，當我們回來的時候，你把你那萎枯了的花球給我看，說：

「你看看這些可憐的花吧。我也要像牠們一樣地死去，如果我再在這熱的空氣裏生活。我的青春啊，你在那裏呢？」

於是我們便不再到跳舞場了，妮儂，我們整天地守在家裏，在我們的壁火前面。我們互相愛着；就是到我們有點疲倦的時候，我們也要互相愛着。

我想起你有一天叫着說：『女工實在是偷閒好懶的東西。』我那天把你這句口供一直尋思到晚上。現在男子已擔任了所有的工作，而你們却只造出些危險的妄想。這種錯誤是由於長久的尋思。當一個的整天刺綉的時候，她有什麼可想呢？於是她便建起一些空幻的府邸，在那裏她可以像睡美人地睡覺，等候着在路前經過的第一個騎士的接吻。

『我的父親，』你常對我說，『是一個勇敢者，他使我在他的身旁長大。在學校裏我也沒有學會那些驕貴的丫頭們的壞習慣，那些常把表兄弟們的伊藏在祈禱書裏的驕貴的丫頭。我從來不把上帝和媽虎（註）混在一塊，我敢發誓我那時整天恐怕惹我的父親傷心，簡直沒有工夫到魔鬼的鍋裏去煮自己。我必須還要向你說，我小時沒有學習就知道怎樣自尊；我的跳舞練習從來沒有對我超過親眼微笑，摸一摸臉；對於那些妖媚的巧姿——在一個少女的教育裏最漂亮的一部分——我是一個門外漢。我是自由地發展成的。如同一棵粗壯的植物。這就是我所以在巴黎的空氣不能呼吸的原故。』

註：Croupentaine，恐嚇兒童時所說的一種怪物。

二

最近，在一個春天給我們的一個美麗的下午，我發現我自己坐在狄于葉兒裏的大橡樹的涼蔭下。全公園幾乎沒有一個人。只有幾個小孩在一邊玩，一陣陣的尖銳的笑聲攪雜在隱約的鄰近的街市聲裏。

最後，我的目光終於停止在一個六七歲的小姑娘身上，她的母親正在離我不遠的地方和一個朋友談天。她還是一個頭髮金黃，高不過的皮靴的孩子，却早已有了一副大姐姐的神氣。她的裝束大概只有巴黎人才會把他們的，小孩打扮得那樣講究：一件寬大的紅綢的裙子，下面露著穿着珠白色的長襪的小腿；一件鑲着花邊的開襟的短衫；一頂白羽的小帽子；在寶石方面，一個珊瑚的頸圍和手鐲，她完全像她的母親，或者更妖冶一點。

她已經練成了怎樣拿她的陽傘。她莊重地張着傘散步。那時樹蔭下連一線陽光都沒有。她已經學會了怎樣一面柔媚地扭着身子一面輕捷地走路。如同她從大人們所見的一樣。她不知道旁邊有人看她；她用全副的精神去演她的劇，試驗着各樣的臉神，嬌媚的努嘴，學習着轉頭，迎眼，微笑。最後她又裝着和一棵大橡樹相遇，對牠正經地做出半打上下的姿態。

她簡直成了一個少婦。她的穩重和她的知識實在使我害怕。她還沒有七歲，却早已知道媚人的技術。還不認識自己的姓名就會跳舞，這樣早熟的女孩只能在巴黎才能找到。我想起鄉下的孩子；牠們都是笨拙不敏的；牠們都是在土地裏粗野地訓練成的。像我看見的這個女孩，麗麗她是再也不會嫌惡漂亮的裝飾的；她甯可不玩都行；她總要把她那寬大的裙 穿上，希望有人看她，希望聽見她的四周都說：『啊！這可愛的孩子！』

麗麗正招呼着那棵老橡樹，忽然，我見她很快地轉過身子，矯正了她的姿式，斜握着陽傘，唇邊帶着微笑，有一點勉強的神氣。我立刻明白了。原來另有一個小女孩，頭髮深褐，

穿着綠色裙子，從大路上走來了。這是她的一個朋友，舉動也是非常華麗。

兩個女孩子輕輕互相觸了觸手，做出兩個同等社會的女子相見時的姿態。她們的臉上都露出微笑，表示她們相遇得很好。當她們元了她們的客套後，她們便開始並着肩向前走，用一種輕佻的聲音談天。然而並不是玩耍的問題。

「你有一件好袍子呢。」

「是洋紗做的，是不是這件東西？」

「今天早晨媽有點不高興。我想我一定不能來踐我所答應你的約會。」

「你可看見黛利絲那丫頭嗎？她有一套很講究的便服呢。」

「這是你的陽傘嗎？真可愛。」

麗麗漲紅了臉。她原來是用她母親的陽傘來充樣子的，因為要想壓倒她的沒傘的朋友。這句問話很使她發窘，她知道，如果她說了實話，她一定要失敗。

「是的，」她溫柔地說。「是爸爸送給我的。」

事情算是過去了。她知道說謊，正如她知道怎樣可以好使自己好看一樣。她完全可以成個大人，凡可以使人變成一個美麗的女子的事情，她沒有一樣不知道。有了這樣的教育，你怎樣會叫那些做丈夫的安睡？

在這個時候走來一個八歲的小男孩，駕着一個裝滿沙石的小車。他大聲地吆喝；他裝做車夫的樣子；他用全副的精神玩耍；走過時，他幾乎把麗麗衝倒。

「怎樣一個粗莽的人啊！」她帶着輕視的態度說。「你看他的衣服夠多麼不整齊！」兩位小姐發出一陣輕侮的笑聲。對於她們，那孩子這樣玩馬似乎太有點小孩氣。二十年以後，如果她們兩個中有一個嫁給他，她一定要對他高傲，因為，在七歲她就知道耍她的傘，而他却祇知道扯他的短褲。

麗麗小心地平了平她的裙子上的摺子，又開始往前走。

「你看看那個整天在那裏獨自無聊的穿白衣服的大蠢丫頭。」她接着說。「有一天她曾問我願意不願意和她接交。你想，我親愛的，她只是一個小雇員的女兒。我當然不

願意一個人不應該這樣自尋苦惱。」

麗麗像一個發怒的公主似地努着她的嘴。她的朋友無疑地已經戰敗了；她沒有陽傘，並且她也沒有人向她請求接交。她已經成了一個幫助自己的對手出風頭的女人，她把她的胳膊摟住麗麗的腰部，在後頭偷偷地打量這位仙子。同時她又羨慕地微笑了一下，露出她的小的白牙，好像要咬人似的。

一直到她們互相討論到她們的母親的時候，她們才聽見我在旁邊看她們。於是她們的舉止更做得甜蜜了；她們帶着那些願意被人注意的小姐的妖冶，有一個先生在那裏看她們哩。啊！亞當的女兒們，魔鬼在牀上引誘你們！

終於她們大聲地笑了。在我的裝束中一定有一件東西，使她們驚訝對她們顯得可笑；無疑地是我那不時式的帽子。她們開始在那裏取笑我，很清楚地；她們手撫着她們的嘴，嘲笑我，發着清脆的笑聲，好像大客廳裏的太太們一樣。我終於生了羞恥，紅了臉，不知道怎樣做才好。於是我躲開了，躲開了這兩位帶着成年婦人的歡笑和姿容的女孩。

三

啊！妮儂，妮儂，請你替我把這兩個小姐領到鄉下，給她們穿上灰色的麻布，叫她們在鴨子所走的泥潭裏打滾。她們將要變得像鵝一樣地蠢，像小樹一樣地健壯有力。當我們將來娶她們的時候，我們可以教給她們怎樣愛我們，同時她們的常識也不會不夠。

原书空白页

愛情的小藍外套

她，這位褐髮的美姑娘，是生在一月十二日的早晨，當天正在落着零慢而潔白的雪花的時候，那時，在空氣裏有一種特別的徵象，表示她將要在世上施行她那愛之使命；太陽在白雪上映做紅色，屋頂上盪着紫丁香的香氣和鳥兒的歌聲，像在春天一樣。

她是生在一間破陋的小房裏，無疑地這是由於她喜愛卑下，表示她所要的只是心靈裏的財產。她沒有家庭，她可以愛所有的人類，因為她有足以擁抱全世界的柔輓的柔臂，一長到可以用愛的年紀，她便離開她的修行的暗室，開始遊行各處，尋找飢餓的人，用她的期盼來餉飼他們。

她是一個高大有力的姑娘，眼睛是黑的，嘴唇是紅的，她的皮膚是乳白色，淡淡地蓋着一層細毛，使她的面孔像白色的絨布一樣。當她走路的時候，她的身子總是很有節奏

地搖動着。

在她離開她降生時所躺的乾草時，她就明白她的使命的一部分就是要穿上絲綢和花邊。她一出世就有她的白色的牙齒和紅色的兩頰；因此她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像她牙齒一樣白的珠圈，像她兩頰一樣紅的緞裙。

在她打扮好了的時候，若是在五月的清朗的早晨，在一條小路上遇見她，那是再好的。她的心和她的嘴對於所有的來者都是一體招待。當她在河邊聽見一個乞丐時，她使用微笑來問他；如果他說他患着心臟冒火或發燒，她便立刻用她的嘴唇給他一副藥劑，乞丐的苦痛無不立消。

因此，全教區所有的窮人都認識她。他們都來到她的門前，等她的施捨。像一個慈善的女尼似的，她早晚不斷地跑下樓來，向他們分散她的溫柔之寶，使每人都得到一份。

她是像白麵包一樣好，一樣甜。因此全教區的窮人便給起了一個外號叫做愛情的
小藍外套。

不久，本地忽然被一種可怕的流行症驚得若瘋若狂。所有的青年人都受了傳染，大部分都有死的趨勢。

災難的徵象非常可怕，心臟停止，腦袋空洞，患者變成一個傻子。像一些可笑的丑角似地，青年人們都冷笑着在街上走路，在市上各處買心臟，像小孩買麥糖棍一樣。當流行症傳到有用的孩子身上時，那麼黑暗的悲哀和無邊的失望就要成了他的病狀。藝術家們在他們的作品前哭自己的無用，沒有滿足的愛人們跑去投河。

你可以想像這位美麗的孩子該怎樣在這樣嚴重的情形下現她的手段。她辦了一些臨時醫院，晝夜扶持病者，用她的嘴唇封住他們的傷口，一面感謝上大給她這麼一個大的機會。

她對於青年人簡直是一個救主。她收活了的人真不少。那些她所不能治的只是那

些已經完全失去心臟的。她的方法很簡單：她只消把她的救人的兩手和溫柔的呼吸施給病者。她從沒要人給過錢。她毫不留心地把自己毀掉，盡量地施捨她的藥劑。

當時的慳吝人，看見這位年輕的仙子這樣揮霍她的可愛的財產，都搖了搖頭。他們互相說：

「她會死在乾草上呢，這位把自己的心血給人而不過秤的孩子。」

三

果然有一天，搜尋了一下她自己的心，她發現牠已空了。她恐怖地打了一個寒戰；她剩的渾柔只值幾個銅板了。同時流症却仍舊狂濫不已。

這孩子的心開始搗亂了；她一點也不在意她那隨便擲去的鉅大的財產，不過感覺到自己也需要別人的憐憫，這使她的景況變得更加可怕。在光明的日光下去找尋乞丐，是如此好的事，而且去愛人，或被人愛，也是如此好的事。而現在呢，她必須站在黑影裏，等

候別人給她憐憫，或者還永遠等不到。

她一時很想守住她所剩的幾文錢，以備小心地用。但她在獨孤中却感到如此冷寂，使她終於走出門去，到外邊去尋找五月的日光。

在路上，在第一塊街石上她就遇見個心靈萎枯將死的青年。一看見這個，她那熱烈的憐憫便立刻醒了。她不能丟棄她的使命。於是，充滿了良善心，發動了犧牲心，她把她心裏所餘的東西都集在嘴唇上，慢慢地低下腰，給那青年接了一個吻，說：

「看，這是我最後的一個路易。把零錢找給我吧。」

四

青年把零錢找給了她。

當天晚上，她就給了她的窮朋友們一封公開的信，告訴他們她現在已不得不中止她的施捨。現在，這親愛的姑娘所剩的還夠和她那最末一個得救者過平安的日子呢。

這篇愛情的小藍外套的傳說並沒有什麼教訓。

鐵匠

鐵匠是一個高大的小伙子，在鄰近最高大的，肩膀隆凸，面孔和胳膊都被鐵鋪裏的火燄和錘子下的鐵屑染成黑色。他有一對小孩的大藍眼睛，像鋼一樣明淨，安在一個四方方的頭上，在厚亂的頭髮下面。他那重大的嘴部充滿了笑聲和響亮的呼吸，如同他的風箱的聲音；當他舉起胳膊做出顯示力量的姿式時候，——這是在打鐵時常有的姿式，——他總好像說，雖然他已經五十歲了，却更能擔得起他那「青年姑娘」——一個二十五鎊重的鐵錘，一個在維龍和陸蔭之間只有他一人能使跳舞的可怕的少女。

我和鐵匠住了一年，很健康的一年。在那時我會失了我的心靈，失了我的腦袋，我離開了居所，無目的地亂走，竭力要一個地方可以安靜地工作，可以恢復我的力量。這樣，在一個晚上，當我經過村子的時候，我在路上看見那個鐵鋪正孤獨地，熊熊地，立在十字路

旁。那時的火光是如此輝耀，以至穿過鋪門，使對面的空地像在發火，使沿河的白楊像在冒煙。在平靜的黃昏之光中，錘子的聲音一直響到一哩以外，好像一隊鐵騎的走近。於是，在那窄小的門前，在火光裏，在鬧聲中，我停了脚步，心裏已經非常快樂，因為看見了那偉大的勞動，見了那扭彎或折斷紅鐵條的人手。

就在那一個秋天的晚上，我第一次見了鐵匠。他正打着一個犁頭。敞着衣服，露着寬胸，筋骨在每一呼吸都顯出他那鐵似的軀架，他把身子往後一仰，再往前一撲，就打下了一錘。他無止息地這樣做，自如地搖着身子，強硬地動着筋肉。錘子輪成整個的圓圈，帶着火星，放着火光。他這樣用手使動的是「青年姑娘」；同時他的兒子，一個二十歲的健壯的小伙子，也用一個鉗子夾住那塊紅鐵來，打出一些沈悶的聲音來，把他老子的少女的跳舞愈襯得鏘鏘可聽。得，得，得；你會把牠聽做一個母親教她孩子學話的聲音。「青年姑娘」繼續地舞着，旋起她的衣角，每次落在砧上必在犁頭上印一個脚印。一片紅光向地上飛去，照出兩個工人的輪廓，把他們的大的影子映在鐵鋪的黑暗的牆角。漸漸地，火光

滅了，鐵匠也停了手。他站在那裏，又黑又直，扶着錘子的柄，連額汗都顧不得揩。在他兒子的緩慢的風箱聲中，我可以聽見他的胸部仍舊在喘。

那天晚上我睡在鐵匠家裏，而變成了他的一個常客。他有一間空房在鐵鋪樓上，他把牠讓給了我，我要了。從早晨五點鐘起，在天亮以前，我就可以聽見我的房主的工作。我醒來時他們全家已經興高采烈了，這樣一直保持到天黑。錘子在下面舞着。這像是一「青年姑娘」敲着下面的房頂，強制我起床。我那陳設簡單的房子，連牠的大的碗櫃，牠的方的桌子，牠的兩把椅子，也整個地噪着催我。於是我便不得不走下去，在下面我看見鐵鋪已經發了紅，風箱正響着，在一股股的風兒之下，一片紅藍的火燄從煤炭裏冒出來——煤炭正像一些星兒似的亮着。同時鐵匠也正預備着他本天的工作。他搬運着牆角的鐵塊，轉動着犁耙，查看着車輪。一看見他他便把拳頭頂在腰間笑了起來，使他的嘴一直張到兩耳。他覺得把我在五點鐘從床上提起來是很可笑的。我相信他所以一大早就錘的緣故不過是爲了自己高興，大概想要用他那可怕的錘聲使人知道了起床的時候。他

把他的大手放在我的肩上，如同對小孩說話似地屈下身子，告訴我，我自從任他那鐵塊中生活以來，氣色已經好了許多。每天早晨我們總要坐在一個反置的舊的小車底下喝白酒。

我常常整天坐在鐵鋪裏，特別在冬天當天氣多雨的時候，我差不多把所有的工夫都用在那裏。鐵匠與他那如意的生鐵的無止息的爭鬪，像一個有力的戲劇一樣，很使我入迷。我用眼隨着鐵塊從爐上走到砧上，驚奇地看着牠在鐵匠的強力之下，彎着，伸着，滾着，如同同一塊白臘。當犁耙造好以後，我跪在牠面前，已不能認出牠是原來那不成形的鐵塊了。我查看着那些鐵器，疑惑是神的大手把牠們隨便造成的。有時我也不禁微笑，當我想起一個相識的少女，她從前曾住在我的對門，整天地用她那纖手彎一些銅絲，然後又用線把一些人造的紫羅蘭花繫在上面。

鐵匠從來沒有抱怨過。在晚上，在打完十四小時的鐵以後，我還有時看見他痛快地笑着，得意地擦着胳膊，他從沒悲傷過，從沒自餒過。如果房子真要倒了，他會把牠撐了起來。

來，冬天，他說在他的鋪子裏又舒服又暖和。在夏天他就把鋪門大開，讓乾草的香氣進來。每當好天氣的時候，我總要在晚上和他同坐在門口。我們是在一個小山的腰上，坐在那裏我們可以看見全谷。他很喜歡看那整片耕過的田地——在黃昏之光中牠一直展到天邊。

鐵匠時常開玩笑。他說那整片的田地都屬於他，他說他的鐵鋪供給鄰近的犁耙已有二百年了。這是他的自驕。沒有他就沒有一點莊稼可以長出。如果田野在五月是綠色的，在七月是金色，那麼那些顏色也是由他而來的。他愛莊稼如同愛自己的女兒一樣，出太陽的時候他就狂喜，下雹子的時候他就大怒。他常常把遠處一塊田地——看來還沒

有我的大衣的背心大的一塊田地——指給我看，告訴我他曾在某年某月替那片燕麥或小麥做過一個犁耙。有時他在工作之中把錘子放下，出去用手遮着眼向道旁看。他是看那犁耙怎樣插入田地，怎樣前後縱橫地做出槽子。山谷裏充滿了犁耙。看牠們成羣地慢慢地動着，你可以說牠們是軍隊的前進。犁頭在日光下銀子一樣地閃耀。於是他就伸

着手，喊我，嚷着叫我去看牠們做的工作是多麼漂亮。

在我的房卜鏘地響着的鐵塊把鐵質灌入了我的血液。牠比藥房裏的藥還有效。我不久就聽慣了那種鬧聲，幾乎必有錘子打在砧上的音樂才能覺得自己是活着。因此在我的房裏——牠整天地被風箱的酣聲吵得非常熱鬧——我恢復了我的可憐的腦袋。得；得；得；牠好像一個規定就的工作時間的時計。每到工作最激烈的當兒，當鐵匠發怒的時候，當紅鐵在狂暴的錘子下作響的時候，我就覺得我的手腕裏已有了巨人的熱血，大有一掌就可以把世界打平的趨勢。末後，鐵匠的鋪子裏安靜下去了，我的頭裏也寂然了；我下去，看見那些紅鐵已經成熟而仍舊冒着煙，就不由地要對自己的工作自愧。

啊！在那些炎熱的下午，鐵匠在我的眼裏是多們高貴！他赤着上身，他的肌肉是緊張而隆凸，好像米齊耳安吉羅的彫像，堅決地挺着身子。看見他，我已找到了現代彫刻的模型，我們的藝術家却不辭勞苦地要在希臘的殘迹中去找。在我眼中他是一個因勞動而偉大的英雄，一個不能知疲倦的本世紀的健兒，——他整天地在砧上替我們打着分

析的工具，用鐵從繁裏造出將來的社會。他把他的錘子當做玩物。當他高興時他就拿起他的「青年姑娘」來打。於是他便開始在爐火的紅光中打雷了。我幻想我好象聽見了做工的人的嘆息。

就在那兒，在鐵匠的鋪子裏，在犁耙的中間，我把我的困頓和懷疑的毛病治好了。

原书空白页

失 業

這天早晨，當工人們一走進工廠，他們就發現，裏面是冷清清的，在黑暗中牠帶出一種敗落的悲哀。在大房子的中心，那機器囁然無聲地站在那裏，帶着她那枯瘦的四肢，不動的輪子。她在平常，只要她一喘氣，一震，就可以使全屋生動起來，像一個巨人的心臟的跳動一樣，這時却悵然地放在那裏了。

這時廠主也從他那小屋裏走下來。他帶着悲哀的神氣向工人們說：

「『的孩子們，我們今天沒有工作了……這些日子總沒有定貨單來，整天所收的都是退貨單，我們的貨簡直要入保險櫃。在從前，這十二月按說是鎖貨最多的月份，現在，連最大的工廠都要關門了……現在我們必得全部停頓。』」

說完了這個，他看見工人們都面面相覷，臉上帶出要空手回家的恐怖，帶出明天要

挨餓的恐怖，他又接着低聲說：

『給你們說句良心話，我並不是個自私的人……我的地位也是很可怕的，或者比你們的更可怕，在一星期之內我賠了五萬佛郎，因為怕我們的窟窿愈來愈大，所以我才停工十五就要到期的賬，我還沒有一個銅板付呢……你們要知道，我把你們當朋友看，我一點也不向你隱瞞。也許明天檢查官就要到這裏來呢。這不是我們的錯，不是我們已盡力到底了。我很願幫助你混過這難過的日子；但現在却完了，我已經跌倒了，我沒有麵包分給你們了。』

說完了這個，他便伸出他的手來。工人們也默然地過去和他握了握手。於是，他們都不動地立在那裏，望了望他們那靜置一旁的傢具，又望了望他們自己的空拳。在別的早晨，天還沒亮他們的鏗就要幽然地唱起來，他們的錘子也有音節地敲起來；而現在，一切都似平在敗落的灰塵中睡眠了。工人中有幾個是女子，她們的眼角裏這時已充滿了眼淚。男子們則要表示他們毫無所動，他們都以爲自己有勇氣，他們說：巴黎城中是不會餓

死人的。

當廠主退出去的時候，他們看見他的背已在一星期之中弓了許多了，這也許是因爲一個出乎意外的變故所歷的罷。廠主退出了以後，他們也零零碎碎地走出了工廠，一個個都是呼吸窒塞，喉嚨封閉，心中冰冷，像是從死了人的屋裏出來的一樣。（如果把工廠比做死了人的屋子）那死人就是那工作，就是那機器，她的骷髏已黯然地放在黑暗裏了。

二

於是工人就到了街上了，到了旁道上了。他東奔西跑在街上跑了一個星期，却找不到工作。他從這家走到那家，賣他的兩臂，賣他的兩手，賣他的全身，說願意做任何工作，願意做最重的工作，願意做最苦的工作，願意做最要命的工作，但人家仍舊沒人開門讓他進去。

後來他又求做半價的工作，而人家的門却仍舊不開，他無論要做什麼人家都不留他。這就是失業，這就是那敲起貧民的喪鐘的可怕的失業。一切的工業都被這特別的恐怖停阻了，而同時，金錢也不怎地竟自己藏起來了。

到了一星期的末尾，一切都完了。這工人已經盡了他的最大的力量，現在只好空着手慢慢地回家，憔悴於困苦之中。天正下着雨，巴黎城這晚在泥水中顯得特別淒涼，他在大雨中走着自己全然不覺，耳中所聽見的，只是他自己的碌碌的飢腸；他一面走一面逗留，因為怕一時到了家。他倚着那塞納河邊的短牆站住，河裏的大水正滾滾地流着，發出一片長聲白沫時時地濺出來，一碰到那橋柱子上又歸消散。他再往前憑一點，那急流的大水就更像在他臉底下閃過似的，又像正對他發出一種憤怒的呼喊。於是他對自己說了一聲：這太卑劣了！便決然往前走去了。

雨住了。汽燈在珠寶店的玻璃窗子裏照得非常輝煌。如果他只要打破一塊玻璃，他一伸手就可以把多少年的麵包抓過來，各飯館的廚房裏也都點起燈來；在那白洋紗的

窗簾後，他可以看見那些喫飯的人。他放緊了脚步，重新向郊外走去，沿路經過了許多燻肉舖，豬肉舖，麵包舖。那一到喫飯的時候就要出現的食食的巴黎城，整個地從他面前經過了。

早晨，當他的妻子和他的小女兒哭的時候，他答應她們晚上一定有麵包。現在不到夜裏以前，他實在沒有膽子去告訴她們他騙了她們。一面走着，他一面問自己該怎樣想個法子對她說，使她再耐心下去。再說，她們實在不能再不喫東西了。至於他，還可以幹，然而他的妻子和小孩，她們可太瘦弱了。

於是，一時他想去討乞。但當一位先生或一位太太走過他的身邊，而他想伸出他的手時，他的胳膊就忽然僵了，他的喉嚨也忽然封住了。他木立在道旁上，過路的人看見他那狠狠的菜色，還以為他喝醉了，都躲着他。

他的妻子這時已下了樓，倚立在門口，她的孩子已在樓上睡了。她的容貌非常枯瘦，身上穿着一件印花布的衣服。在街上的冷風之中，她凍得全身抖戰。

她的房裏現在已一無所有了；她都把牠們送到常舖裏去了。沒有工作一星期已足把他們的家裏收拾得乾乾淨淨，昨天下午，她又把她的墊褥上最後一點羊毛賣給一個打鼓的了；墊褥就這樣完了；現在她只剩下她那塊棉布。她已經把牠掛在窗前，遮一遮外面吹入的冷風，因為她的孩子咳嗽得利害。

她會瞞着他的丈夫打算在自己方面想點法子。但這次失業的打擊在女人方面比男子還重。和她同居的就有許多不幸的失業的女人，她整夜地聽見她們呻吟。在馬路的道旁的轉角上，她會看見她們中間的一個在那裏呆呆地立着，還有一個死了；還有一個失蹤了。

至於她，她總算僥倖，總算遇見了一個好人，她的丈夫並不愛喝酒。他們本可以過點快活日子，若不是這該死的年頭把他們弄得一乾二淨。現在她已壞了她的欠賬的信用：

她欠麵包舖裏的錢，欠雜貨舖的錢，欠菜舖裏的錢，她連舖子門口都不敢過了。今天下午她會到她的姊妹那裏打算通融一個佛郎，但她看見那裏的難堪的景況，她就不發一言地哭起來，於是她們倆，她的姊妹和她，便在一塊哭了半天。後來，當她要離開她的時候，她還答應給她送一塊麵包過去，如果她的丈夫要帶點什麼回家的話。

她的丈夫並沒有回來。落雨了，但她並不回去，仍在門下躲候着；老大的雨點打着她的兩腳，細的水點把她的簾衣都濕透了。有時她不耐煩起來，便冒着大雨走出去，她一直走到街道的盡頭，爲的是要看看她所等的人是不是已經走到那遠處的堤上了。因此再當她回來的時候，她的通身都是濕的；她用手掠一掠她的頭髮，把那上面的水揩去；於是她又耐心地等候起來，全身被發熱搖動着。

道旁上來往的行人都從她身上擦過。她把身子縮得小而又小，生恐碰了別人。男子們都離着很近地來看她；有時她甚至感到一股股的熱氣衝到她的頸子上。全巴黎對她都似乎有了惡意，街上的泥濘，水光，以及來往不絕的車輛，似乎都想來抓住她，把她擲到

陽溝裏去。她餓着，她就要受一切人的欺辱。在對面，她看見了一個麵包師，於是她又不由地想起了她那樓上睡着的孩子。

後來，他丈夫終於回來了。像一個乞丐一樣，他沿着牆慢慢地一拐一拐地蹣來。她向他迎上去，焦急地望着他。

「怎麼樣！」她訥訥地問。

他並不回答，只把頭低了下去。於是她一轉身便跑上樓去。臉色像死人一樣蒼白。

四

在樓上，他們的小女兒已經醒了。她獨自醒着，呆呆地對着那桌子角上的殘臘凝想。她雖止七歲，但當你看見她那皺紋重重，和中年婦人一樣的臉時，你真猜不出牠後面會有什麼古怪或傷心的思想。

她是坐在她那木箱做成的小牀的沿上。她那裸着的兩腳正垂在那裏抖戰；她那有

病色的兩手正接着她胸前所蓋的爛布。她覺得她的胸內炙熱異常，好像有塊火在那裏，她恨不得一時把牠滅去。

她仍舊凝想着。

她從來沒玩過什麼玩物。她也不能到學校去，因為她腳上沒有鞋。她記得在她更小的時候，她的母親曾領她去晒過太陽。不過這已經很遠的事了。後來他們又搬了一次家；自那以後，她就覺得他們家裏便開始有冷風吹入了。後來她就從來沒有滿意過；整天都要挨餓。

她一天一天地沈在這種淵深的挨餓中，却不明白爲什麼。別的人也都在挨餓嗎？她以爲挨餓要有習慣，餓慣了就好了，但是她却做不到。她想如現在年紀太小了，長大了就會知道了。無疑地，她的母親一定曉得這件小孩不曉得的事情。如果她敢，她一定要問她是誰把她送到世界上來挨餓的。

再說，他們家裏是多麼難看呀！她望了望窗子，那塊棉布正被風吹得拍拍直響，四壁

都是空空的，傢具都是跛脚的，整個的屋子都被失業在失望中弄得不成樣子了。這時她忽然記起她在什麼時候會做過一個夢，夢見一個暖烘烘的屋子，屋裏有漂亮的傢具；她便閉上眼，打算再回到那裏；臘燭的弱光透過她的薄薄的眼皮，在她眼前做一個金色的光圈，美麗得使她恨不得一步跳進去。但這時從窗口裏忽然刮進一陣冷風，她不由他咳嗽起來。她的眼裏充滿了眼淚。

從前，當屋裏只剩下她一個人時，她便要害怕；現在呢，她已不再知道害怕了，獨自不獨自在她都毫無關係。從昨天起她就沒喫着什麼，現在她相信她母親是下去給她找麵包去了。這樣想着，她又高興起來。等到母親回來，她將她麵包撕成碎塊然後再把牠們慢慢地喫下。她將拿麵包來玩。

母親回來了，父親也進來把門關上。小女兒望了望他們倆的手，吃了一驚。她看他們倆過了半天都沒說話，便用唱歌做的調子念起來：

「我餓了，我餓了。」

父親用兩手抱住頭，躲在黑暗的牆角上；他頹然地立在那裏，肩膀時被他那粗烈的，無聲的嗚咽搖動着。她母親擦了擦眼淚，過來使孩子重新睡下。她把全屋子的東西都蓋在她的身上，叫她放乖些，睡覺。但小孩這時却冷得牙齒直碰，胸內的火也覺得燒得更覺利害了，她忽然倔強起來。她頭靠着母親的孩子，接着便輕輕地問：

『媽，告訴我，我們爲什麼挨餓呢？』

原书空白页

小村子

—

牠是在哪裏呢？小村子？牠那些白房子是藏在什麼地方？她們（房子）可是聚在一個禮拜堂周圍，在一個深谷的深處？或者是沿着一條大路，快樂地成行而立。再不然，是攀着一個山坡，像一個好動的山羊，在叢林中隱現她們的紅色的房頂？

牠有一個好聽的名字嗎？小村子是個溫柔的，靡嘴的，法國的名字，還是德國的，粗魯的，聲音艱澀的名字，像烏鴉的叫聲一樣刮耳？

人們收穫莊稼，收穫葡萄嗎？在小村子裏？牠是產小麥還是產葡萄的地方？在這時，在田地裏，在炎日下，牠的居民正在做什麼？到了晚上，當他們從小徑上回來時，他們可也停

住脚步看一看那些豐富的收穫，心裏爲本年的快樂感謝着上天？

二

我把牠想像在一個山坡上。那裏，牠在樹林中是如此嚴密，以至從遠處着來，一個人會把牠認做一座荒涼而蓋滿綠苔的丘原。但同時却有輕煙從樹枝裏冒出；在坡上的小徑上也有小孩們推着小車。因此，在平原上，人們總要帶着羨妬心來看牠；經過時，人們總要在記憶中印上這個小巢。

不，我更想牠是在大平原的一角上，傍着一條小河。牠是如此地小，以至一座白楊的圍牆，就可以把牠完全遮住。牠的那些房子的草蓋，像清泉裏的浴客似地，時時在兩岸的柳枝間出沒。綠色的野花做成牠的地毯；四周被一個籬笆圍着，如同一個大的花園。人們在牠旁邊經過，却看不見牠。洗衣女子的聲音唱着，好像白頭烏的婉歌。沒有一絲輕煙。牠睡在牠的平靜裏，在牠的綠谷的深處。

我們都不認識牠。牠附近的城不大知道牠存在，牠的卑小使地理家們覺得對牠簡直不值得注意。沒有人這樣做。說出牠的名字不能引起什麼回憶。在成羣的大城中，在響亮的名字間，牠是一個無名的小地，沒有歷史，沒有光榮，沒有名譽足以塗去牠的卑小。

然而，無疑地，也是因為這個，牠才整天甜蜜地微笑着吧，小村子。牠的農人們在野地上生活；小孩們在河邊上打滾；婦女們在樹下紡線。牠滿意牠的隱世無聞，充滿天賜的快樂。牠是離大城的塵土和喧噪這樣地遠！牠有充分的陽光；牠的歡樂的造成是由於牠的寂靜，牠的卑小，牠的把牠完全遮住的白楊圍牆。

三

然而，也許在明^天，全世界就要知道牠存在了，小村子。

啊！怎樣地不幸[！]小河將要變成紅色，白楊的圍牆將要被子彈穿毀，破裂的房子的草蓋將要帶上各家庭的失望的空氣，小村子將要於是出名。

再沒有洗衣女子的歌聲，再沒有小孩在河邊上打滾，再沒有收穫，再沒有寂靜，再沒有快樂的卑小。在歷史上要有弱的一個名字，勝利的或失敗的，要有新的紅色的一頁，要有新的被人們的血所染成的一角。

牠笑，牠睡，牠不知道牠將在一場屠殺中出名，說不定明天牠就要在歐洲的邊界裏帶着苦痛的喘氣嗚咽，呼叫。於是，牠將在地球上成爲一個血的污點。牠原來是如此快活，如此溫柔的，那時將被一個陰慘的圈套圍上，將看見遊歷者在牠的荒墟前臉色變白，如同一個人走過示屍所前的街石時一樣。牠將被人詛咒。

如果牠 奧司特里茲成麻金大（註）那麼，我們將要在我們心裏聽見牠發出軍號的激聲。如果牠是滑鐵盧呢，牠就要悲哀地在我們的記憶裏盤旋，像在一個國葬前領路的沈濁的鼓聲。

牠將怎樣懊悔牠那孤獨的河岸，牠那無知的農人，牠那失去的桃源嚶，牠離人類是如此地遠，只有每春一來的燕子才認識！天空充滿一羣烏鴉，地上充滿死者的腥臭，牠將

次遠地在世界上生存着，如同一個危險地，一個兩國互爭的場所。愛的窠巢，和平的窠巢，小村子將要不過是一個墳地，一個公塚，在那裏，那些悲哭的母親不能去放花園。

註：二者都是拿破崙的戰勝地，正如滑鐵盧是他的戰敗地一樣。

四

法蘭西會把這種古遠的墳地散佈全世。我們應該在歐洲的所有的地方跪下祈禱。我們的國家不但使我們想起貝爾拉斜司，孟馬特，孟巴拿司；並且使我們想起我們所有的戰勝與戰敗的地名。在天底下，沒有一塊地方不藏着一個被殺的法蘭西人，從中國到墨西哥，從俄羅斯的大雪到埃及的沙漠。

寂靜而荒涼的墳地，在野地的平靜裏沈重地睡着。牠們多半，幾乎完全，都是開在——兩個荒鄙的村莊的脚下，在那些村莊裏，破裂的牆上還仍舊充滿了恐怖。滑鐵盧不是過一塊田野，麻金大包擴着還不過五十家。忽然一陣驚人的狂風向這兩個微小的東西刮

來，使牠們的居民立刻聞到嘗在嘴裏沒有一點人味的血和火藥的嗅氣。

我會留心地看過一個戰爭活劇的畫片。我追隨那萊茵河的兩岸，我探詢那平原和高山，小村子是在這河流的左邊呢，右邊呢？我們必須在這些險要的地方尋牠呢，還是更遠一點，在那孤獨的天涯呢？

於是，閉上眼睛，我便從事想像那平靜的空氣，那白房前的白楊圍牆，那片把燕子引來的野花，那浣衣女子的歌聲，那被戰爭打破，被軍號的粗聲完全染污的淨土。

那麼，牠是在哪裏呢，小村子？